



# 又见肇新

初国卿

沈阳的春天一向轻寒料峭，暖意迟迟，清明时节偶有细雨纷纷，时夹一阵薄雪。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朋友再次来到惠工广场的肇新窑业办公楼前，不是为了赏景，只是为了纪念，纪念九十多年前曾在这座楼里办公的杜重远先生。

站在楼前，我想起今年是杜重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他所创办的工业制瓷模范工厂“肇新窑业”九十五周年。就在前些天，于沈铁路三十九号终于发现并确认了陶瓷学者寻找多年的肇新窑业遗存。厂房依旧，窑址还在，树已古貌。这是怎样的巧合与偶然？而这样的历史节点，必然会让我们想起杜重远，又见肇新。

二十年前，杜重远诞辰一百周年时，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刊发长文《缅怀革命烈士杜重远》。文中说：“永远不能忘记这位在我党处于艰苦环境下，同我们并肩战斗的战友，无私无畏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是啊，永远不能忘记。杜重远先生不仅是革命先烈，同时他作为著名实业家，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陶瓷工厂，创造了中国陶瓷史上辉煌的一页。

杜重远生于奉天省怀德县（今吉林省公主岭市杨大城子镇）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奉天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二十一条”的热潮中，杜重远深感民族存亡匹夫有责，苦苦思索什么才是救国之路。

一天，他偶然在一本窑业杂志中看到一篇载有日本人在大连开办大华窑业会社、欲占领中国陶瓷市场的文章，内心颇不平静。瓷器是中国发明的，远在宋代，日本就派人来学习制瓷工艺。如今，曾被世界称为“瓷器之国”的中国，陶瓷产品竟在市场上一蹶不振，而日本国内生产的瓷器则以“价廉物美”冲击着中国市场。杜重远深感“唯有振兴实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下决心复兴祖国的陶瓷业。

杜重远满怀“实业救国”的愿望，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入仙台高等学校窑业科，专攻陶瓷专业。学成归国后，为了实现在沈阳建厂的目标，他投亲访友，多方筹集资金，在奉天城北小二台子购地一百亩，创办“肇新窑业公司”。以“肇新”命名所创办的窑业公司，不难看出杜重远的深刻用意。“肇新”，意即“始新”，谓新的开始。以“肇新”为窑业之名，即想以此开创中国民族工业新局面，达成以实业救国之目的。

杜重远的创业梦想，得到张学良等人的支持，先是机制砖瓦，继而机器制瓷。肇新窑业日益成功，在陶瓷生产领域沉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侵略野心，给当时的民族工业发展打下一个良好基础，起到充分的示范作用。其率先使瓷器生产实现工业化制作和管理，无疑是一场陶瓷产业革命，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因为肇新的成功，杜重远也成为中外知名的企业家和陶瓷专家。1929年，张学良又聘其为“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协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同时他还以商会领袖的身份发动和组织民间力量，开展对日斗争，取得很大成绩。

九一八事变后，肇新窑业被日军占领，杜重远因此前坚持抗日，驱逐日货，成为日军追捕的要犯。于是他怀着满腔怒火离开沈阳到天津，再到北平，参加了旨在支持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后来到了上海，杜重远通过夏行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又接受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任江西陶业管理局局长，重整式微的景德镇陶瓷产业并一度形成中兴局面。

1936年秋，他赴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坚定其联共抗日决心，帮助促成西安事变。对于杜重远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习仲勋曾有这样

的评价：“世人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行动都给予高度评价。在这里应当记住，杜重远是促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张学良反复做了大量的工作，才会有以后发生的事情。杜重远功不可没。”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扣，正在江西景德镇的杜重远则被国民党软禁，直到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杜重远的软禁才被解除。

对于杜重远和中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事业的关系，习仲勋说：“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追求真理，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认识共产党，并毅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令人欣喜的是，在纪念杜重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找到并确认了当年肇新窑业在沈阳的工厂旧址和相关窑址。

那天，一大群沈阳的文保志愿者和我一起走进了经过九十五年历史风云的肇新窑业工厂，航拍图和当年肇新窑业生产的青花瓷盘上的工厂全景图几无二致。厂房用的全是窄而厚、质地坚实、与民国时期东北大学教学楼同样的肇新窑业机制红砖。当年炼釉所用耐火砖垒成的熔炼竖炉还在，炉边高大的铁烟囱虽已锈迹斑斑，但仍能感受到当年窑火熊熊的热烈；而炉边数个炼釉的坩埚，则通身沾满了厚厚的色釉，斑驳而沧桑。

肇新窑业工厂遗存使沈阳的陶瓷史鲜活起来，相信时间不会太久，肇新窑业遗址就会变成独具个性的陶瓷文化主题公园和创意工坊，那将是我们对杜重远先生最好的纪念。就这样想着，我离开肇新窑业办公楼，回首间，发现楼旁的碧桃花开得正好，路边的残雪也掩不住那一抹粉红的旖旎。

春天来了，又见肇新。

# 博鳌抒怀

李文政

博鳌小镇，会全球，同商天下大计。岸吹椰风，沧海碧，思想光辉会集。亚洲鸿猷，融通开放，发扬新潜力。敞开胸襟，环宇前景可期。

回望改革开放，全球称奇迹。求索砥砺，驰而不息。挥手间，鲲鹏已飞万里。巨龙腾飞，携手全球化，繁荣普惠。两个百年，新时代振八裔！

# 种楠记

罗张琴

—

世人常说江西省遂川县有三宝：“金桔板鸭狗牯脑”，却不知它还有一样好东西——龙泉杉木。这曾是江西的贡木，素有“黄金条子”的美誉，当年都是走水路，从当地的蜀水到赣江入长江，再从长江入京杭大运河运往京师交割验收的。

旧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农民的主要生存手段。遂川农民从山上砍下杉木、毛竹等，装进木排或竹排，顺流至下游去卖，渐渐派生出“放排”这个行当。

茶盘洲，遂川一个仅有二十一户人家、面积不到两平方公里的自然村，是蜀水滋养的宝地，有种楠的风俗。自古以来，村民无论贫富，只要家中有儿成亲或有女出阁，必在大喜之次日，由新人在房前屋后合种一株楠木苗。

也许，在茶盘洲人朴素的世界观里，种楠，是扎根土地的决心，是生命昂扬的状态；看一株楠木茁壮，能感觉自己活到久远的力量。先人朝代更替，茶盘洲的楠和人却“葱葱郁郁”活了下来。楠木渐次成林，规模上千株，其中围径三十厘米以上的有一百余株。“宋楠”是茶盘洲年岁最长、体形最大的一棵。树身挺拔，浓荫匝地；树相威严，气象万千。茶盘洲人觉得他们得到了山水草木的庇佑，便将先祖定下的“楠木，只造不伐”的族规村约，世代相守。

二

五十多岁的何树生家住茶盘洲，是个“树痴”，一有闲暇就往楠木群方向走，“宋楠”跟前一待就是大半天。

何树生父亲早年是排工，每次放排前，会买一刀肉煮熟，再备些酒水，到码头祭祀。而他母亲待排出发，会手举搁着一双筷子，一把菜刀的平案，匍匐在“宋楠”脚下，虔诚祈祷丈夫“平安快到”。

在蜀水往来的许多木材商，垂涎茶盘洲的古楠木，常把他父亲召去各大酒楼，好生款待，兄弟般“交心”，循循善诱：“老何呀老何，你说你怎么那么傻呢，守着黄金吃晚饭。”何树生父亲知道这些人动的是什么心思。

楠木，多珍贵呀，不腐不蛀，不翘不裂，木性温润，韧性优；纹理细腻，有清香，自古便深受皇家和大商贾的追捧。说一寸黄金一寸楠，一点也不夸大。可楠木关系着茶盘洲的命运，断断砍不得。树砍了，水会到处乱流，怎么养土地？树砍了，茶盘洲一点绿也没有，鸟都不会来。没有“宋楠”的茶盘洲人，心里的那些事、那些愿望要到哪去说？

何树生父亲真想对这些人吼一嗓子：“要砍楠，白日做梦吧。”可他们偏偏都是开工钱的衣食父母，自己是得罪不起的。重话不能说的树生父亲便借着酒劲跟这些人讲故事。

——光绪年间，朝廷派兵来村，准备砍下“宋楠”作贡木。刚砍一个口子，村里男女老少全来了，手牵手围着楠木站几圈，说要砍树先把我们都砍了。为了保树，先人可是连命都可以不要的。

——我家老三叫树生。为什么叫树生？因为我堂客（老婆）生他的时候，难产，三天两夜啊，接生婆都摇头了。我急得吐血，两条人命，如何是好？我想到了树王。我跑到树王跟前，叩首，再叩首，“哇”的一声，老三落地。生了。母子平安。

故事听多了，木材商便也腻了，渐渐死了这条心。

三

难怪何树生对“宋楠”的感情比别人深。树生呀！

有两个儿子的何树生，特别想有个女儿。为这，他没少去跟“宋楠”磨：“崽是儿，女也是儿，什么时候送个女儿给我就好了。”树遂人愿，他后来真有了一个女儿。

女儿一出生，何树生扛着锄头兴冲冲去山上种了一株还愿楠，并给她取小名“楠楠”。楠楠和树一起长，长成栋梁材。大学毕业，进了广东一家大公司，之后处了个男朋友。小伙子人不错，家住井冈山茨坪，是她的前同事。共饮蜀水，乡情依依，两人相见恨晚。国庆长假，小伙子带楠楠去见父母。谁知，一见，见出大麻烦。

麻烦不在小伙子，也不在小伙子父母。事实上，他们人都极好，处事周到，随和亲切。让楠楠受不了的是居住环境。原来，茨坪有座规



# 塔头甸子

朱明东

车出加格达奇，顺着加漠公路一直向北行驶，两侧掠过的除了成片的树林，还有一片片低洼地。低洼地上嵌着众多形如半圆、貌似小丘的“馒头包”。这些“馒头包”大小不一、错落有致。有着众多“馒头包”的低洼地就是大兴安岭里名不见经传的塔头甸子。

没到过大兴安岭的人，很难想象到大森林还有塔头甸子。我不知道大兴安岭里的塔头甸子们都是怎样形成的，但既然形成了，就肯定有存在的理由。这些塔头甸子虽然不比草原上的草甸子那样广阔，但若是把它们累积起来，也坑坑洼洼占据着不小的面积。塔头甸子形状单一，塔头们绝无层次感，一丛丛、一团团、一座座。春时，塔头甸子上残雪尚未消融，郁郁葱葱中平添几丝烦躁；夏时，塔头甸子豁然开朗起来，鸟飞蝶舞，蛙虫鸣唱，簇簇新草连成一片，偶有百合脱颖绽放；入秋后，疾风穿林而过，塔头甸子上面一片枯黄，风一吹，所有的生命登时没了主张；待大雪封山，塔头甸子清冷萧瑟，一片白茫茫，偶有马爬犁驰过，荡起铃声一串。

塔头甸子并不孤独，它们与山岭、树木、河流一起构成了大兴安岭特有的风光。初到大兴安岭，常随父母到山林里去采蘑菇、野生蓝莓。那时，对大森林的印象最深的不是密密匝匝的树、铺天盖地的蚊蝇和盘踞在树干上的蛇，而是铺在林子边缘的塔头甸子。大兴安岭的山都不算高，远远望去一岭一岭卧着酣睡，树木茂密，林中却不干爽。完全干爽的塔头甸子是不存在的，因深处低洼处，塔头甸子上每个塔头间隙里都存着一汪水，浅的几捧就干，深的几桶也挑不完。浅的清可见底，深的神秘难测。在上面行走，不留神一脚踩空，干干爽爽的鞋立马就湿，心情一下子就糟了。

在塔头甸子上行走，夏日战战兢兢，冬天也不轻松。雪覆盖后，看似一马平川的塔头甸子也“危机四伏”。那年，跟父亲到山林里拉烧柴，用锯截好一根倒木，用绳子捆好后从林子里往外拖。树杈枝杈丫丫，不是扯掉了头上的棉帽子，就是划伤了冻红的脸。心很烦，但还是要走，不走，烧柴也拽不出去。年少，穿衣戴帽也特别注意打扮，艰难行走后却也不再注意形象。索性歪戴帽子，拽着倒木深一脚浅一脚往出走。走着走着，林木稀稀疏疏起来，不一会儿，眼前一亮：一大片塔头甸子呈现在眼前。塔头甸子被雪覆盖成一片严严实实、亮晶晶的坦途。有坦途行走，能不轻松？于是，拽着倒木撒着欢往前走。

忽然，“扑”的一下，一脚踩到塔头间的冰窟窿里，整个人也扑倒在雪中。父亲连忙赶过来把我拽了起来，半条棉裤却已湿透。

那次，在火车上遇到一位上海老知青，一听我是大兴安岭的，就兴致勃勃讲起他当年在北大荒当知青的事。他说北大荒到处都是塔头甸子，起初工人开垦遭了不少罪。一把铁锹挖下去，塔头纹丝不动，只好用镐刨。光刨还不成，有时候为了方便下镐，还要用手薅塔头上的草。那草可不是柔软的，上面有无数刺，要是不戴手套，手可就惨了。哪比现在，拖拉机一上去，啥甸子也给你“突突”成“顺毛驴”。他边说边笑，虽是轻描淡写，却也把垦荒岁月里的艰辛鲜活地勾勒出来。

塔头甸子是施展抱负的平台，也是坚强不屈的见证。1941年末，百余名抗联战士，顺着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东南方向行走，行至库楚河畔一处塔头甸子旁不幸遭遇敌军的伏击。寒冷的冬天，抗联战士不畏牺牲，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直战到弹尽粮绝。七十多年过去，塔头甸子早已不见，附近多了一个叫劲松的小镇。小镇旁，一座近六米高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纪念碑拔地而起。每到清明节，当地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来到纪念碑前进行祭扫和追思。烈士无悔，生者也要无愧。不能忘却，不要忘却，也不敢忘却。昔日的塔头甸子上，早已在浴血的瞬间书就了一首不屈不挠的颂歌。

“茫茫的大兴安呐，生长着繁茂的大森林。天蓝哟水也清，远处走来了我采山人……”一曲山歌响起时，塔头甸子一派安详。采摘时节，成群结队的采摘人在塔头甸子上行走着，野生蓝莓、蘑菇木耳装满背篓。

倘若说大兴安岭草木摇摆有歌声，那么这歌声中沉重的低音就来自于塔头甸子。春秋两季，即便在塔头甸子上行走也不能带火。塔头甸子是大森林里的缓冲地带，自然就成了天然的防火隔离带。为降低火险，每年春秋季，大兴安岭都要烧荒，而这烧荒地，多选在林间面积较大、战线较长的塔头甸子上。一把熊熊火，塔头甸子上荒草尽无。烧荒后，若塔头甸子周围的林子着火，只要风不大，火也很难蔓延。2006年坎都河林地着火，有着多年扑火经验的林场副场长王老三就是带着几个人，顺着火势抢先把林子一侧的塔头甸子烧了个底朝天，待汹汹而来的大火燃到塔头甸子时，登时丧了气，越着越小。烧塔头甸子给扑灭山火赢

得了宝贵时机。

位于大森林，纵隔兴安间，与天地相连，与河流通脉，塔头甸子无疑成了大兴安岭的华盖，大兴安岭的肺。烧柴在塔头甸子旁燃烧着，父亲脱下棉大衣让我穿上，而自己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蹲在火旁帮我烤湿了的棉裤和鞋。我沮丧地说：“塔头甸子真骗人！”父亲“呵呵”地笑了：“你可别怪这塔头甸子，这可是大森林里的肺啊。”父亲说，塔头甸子能给大森林里增添养分。我静静地听着父亲的讲解，在裤子和鞋烘干的瞬间，我感觉刚刚走过的塔头甸子多出一分暖意。日耕月犁，塔头敦实厚重，塔头上劲草离离。行走在塔头甸子，纵然形单影只也能走出一派繁华。

塔头甸子上烘烤棉裤和鞋的亲情往事已成岁月的积淀。如今，父亲走了，我已成年，而那辆拉烧柴的手推车却留在了塔头甸子上。在无限的怀念中，父亲生前那些朴实的道理显得越发亲切。群岭依旧在，年华付水流。绵绵苍苍中，塔头甸子早已成了大兴安岭长存的魄，不灭的魂。

塔头甸子努力地与群岭、林地和河流相融合，纵然是有的地方融合得很生涩，甚至不够自如，但它仍是平心静气，安安然然，馈生命之氧于群岭，输活力之源于自然。车至漠河城南十六公里处，路边闪出一座近三十米高的多层观景台。在观景台附近，就是素有九曲十八弯美誉的原始生态湿地公园。观景台的名字很有气魄，曰腾龙阁。不需打探其名的来历，只要登临观景台的顶层，远眺不尽的风光，就会寻到答案。只见蜿蜒的额尔齐斯河似一条长龙，在辽阔的湿地上昂首升腾。随着长龙舞动，山翠岭绿，云缠雾绕，大美兴安如梦如幻。

儿子在不停给我和他妈妈拍照。我说：“儿子，别给我们照了，你把镜头对着这无限的美景吧。”我知道儿子的镜头一定会把这九曲十八弯的仙境“一网打尽”；我也知道，在这精彩的画面上，除了有额尔古纳河和群岭草木外，也一定会有蕴藏兴安岭上万道霞光和无限风情的塔头甸子。

# 大地